

《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讖纬论

李梅训

摘要:《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讖纬书,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汉哀帝、平帝前就没有讖纬文献的存在。因为时代政治原因,刘向不会著录讖纬书;刘歆有熟悉讖纬书的可能,但未增添《别录》的内容,故《七略》不著录讖纬书;西汉讖纬书的收藏之所在太史不在秘书,而《汉志》中也有类似讖纬的书籍。更重要的是,班固作《汉志》前有光武帝钦定图讖81篇,有别于从西汉到新莽时期的讖纬文献,故难以著录。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讖纬文献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0)01-0005-05

学者多以《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讖纬书而断定其产生的时间最早在西汉哀、平之际,其成书则在光武帝校定、宣布图讖之后,这样,讖纬文献就算作东汉之书,《汉志》自然不应著录。但经过考证,笔者认为,讖纬文献形成于西汉哀、平以前,很可能在成帝时已部分成书,当时官府藏书也有讖纬书的存在。^①既然讖纬书在汉成帝时已经形成,那么《汉书·艺文志》为何不见著录呢?因为《汉书·艺文志》基本来自刘歆《七略》。因此,这个问题首先是《七略》不著录讖纬,因此有必要对刘歆及《七略》乃至刘向加以考察;同时,还要考虑班固作《汉书》的时代讖纬盛行这一因素,因为这时的讖纬文献是经过光武帝钦定的,与以前的已经不同。下详论之。

一、刘向不会著录讖纬书

从政治观点上,刘向不会著录讖纬书。刘向从汉家政治思想上出发,反对讖纬思想中的“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汉书·李寻传》)刘向当时就给甘忠可

扣上一顶“假鬼神罔上惑众”的大帽子,经过审理,甘忠可认罪,结果还未等到判决结果出台,甘忠可就死在监狱中。刘向对此类假借神谕否定汉朝政权的讖书,根本就持反对态度,应该不会将这样的讖纬书著之于录、上奏皇帝。但是,当时灾异频仍,他也不能过分忽视“天”的意见,于是认为种种怪异之象都是由于王氏当权引起的。为了能使这个意见得到推行,他还专门“集合自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汉书·刘向传》)他将此书上奏给皇帝,希望能够以此来解皇帝之惑。刘向既然反对讖纬,当然不会再予以著录,以避免混淆视听。因此,从当时政治原因上看,刘向不太可能直接把讖纬书著录入《别录》。但在后代学者眼中,刘向本身却是通晓讖纬的,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刘向讖》一卷^②,即其明证;而孙穀《古微书》辑有《尚书五行传》,乔松年《纬掇》因之辑有《尚书洪范记》,当亦刘向《洪范五行传》之类也。

二、刘歆有熟悉讖纬书的可能

刘歆校书时,不仅见过讖纬书,甚至很可能熟悉讖纬书。《后汉书·苏竟传》载:“苏竟……善图纬,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如前考证,建武初年,孔子作纬书的说法已经流行。因为其中话语涉及国运,故也可称图讖。苏竟为规

^① 参见李梅训《讖纬文献史略》之《讖纬文献初步形成于汉成帝时期考》,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收稿日期:2009-05-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讖纬文献的形成与流传”(04CZS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梅训(1972—),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② 如《宋书·符瑞志》引《刘向讖》曰:“上五尽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群英。”

劝刘龚支持刘秀而陈说符命，在信的末尾，苏竟还进一步强调：“图讖之占，众变之验，皆君所明。善恶之分，去就之决，不可不察。”可见苏竟的确是图讖的专家。既然苏竟曾与刘歆同校中秘书，为同事，而苏竟本人又“善图纬”，则刘歆至少也当知道乃或了解讖纬。而且苏竟身为校书官，当然知道这些书是藏于秘室的。

又《后汉书·李通传》载李通之父李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讖记，为王莽宗卿师。……莽末，百姓愁怨，通素闻守说讖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常怀之。”既然作为刘歆弟子的李守能够“好星历讖记”，则身为老师的刘歆也不太可能一点也不了解讖纬。

又《汉书·王莽传》：“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又曰：“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所谓言之“天文人事，东方必成”和“当待太白星出，乃可”等语，皆类天文图讖。因此，刘歆本人并不是绝对不通讖纬。刘歆之所以开始不答应王涉起事的意图，是从天文图讖上看，时机还不够成熟而已。但竟然因为等候这难以捉摸的天象所显示的时机而导致迟延了真正的军机，由此看来，刘歆不仅懂得天象图讖，而且太过迷信。要不，怎么预料不到自己会失败呢？

三、《七略》不著录讖纬书

讖纬所记多关乎国运，为秘密之书，不易为人所知，故称秘书。既为秘书，是否能著于录，也是未可知之事。《汉书·宣元六王传》记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东平王刘宇曾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成帝问大将军王凤，王凤回答说：“臣闻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礼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危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譎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不许之辞宜曰：‘五经圣人所制，万事靡不毕载。王审乐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讲诵，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辩破义，小道不通，致远恐泥，

皆不足以留意。诸益于经术者，不爱于王。’”于是，成帝就按照王凤所说作了回答，终究不肯把《史记》借给他看。一个堂堂诸侯王连阅读《史记》都不能够，何况是图讖这样比《史记》更秘密的书呢？因而，也可能是图讖之书本身的原因，不能为《七略》所著录。既然《七略》都没有著录，又经过战乱，图书散佚，当时的情况难以知晓，班固不著录讖纬，可能也是无可奈何吧？

四、《七略》《汉志》本未遍收西汉之书

刘向校书，始于河平三年（前26年），直到公元前7年去世时还未完成。^①哀帝即位后，命刘歆继续父业，大约在公元前6-5年间，不到两年时间内，刘歆就完成了《七略》，上奏朝廷。^②《汉书·艺文志》说：“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这个“总”字告诉我们，刘歆主要的工作的汇总，也就是编。《汉书·艺文志》“兵书家”序云“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汉书·刘歆传》说刘歆的工作是“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皆可为证。因此，刘歆的所做的工作是把刘向和任宏等人的成果加以汇总编排而成《七略》，可能没有刘向校书的基础上再扩大校书的范围，即刘向未收入《别录》和未校的书，刘歆也没有增加。而且，仅仅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刘歆就呈上了一部完整的《七略》，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因此，即使刘歆见到了讖纬书乃或通晓讖纬书，他既不能、也不一定有时间再把这些书增入《七略》。

事实上，《汉书·艺文志》也的确没有遍收西汉之书。如《汉志》未著录《孙臧兵法》，一度引起学界争议其有无，直到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方得解决。而从文献著录体例上，余嘉锡先生认为“《七略》及《汉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其缘由不外乎三个方面：“民间所有，秘府未收”，“国家法制，专官典守，不入校讎”，“前汉末年人著作，未入中秘者，《七略》不收，《汉书》亦遂不补”。^③（《古书通例》卷1《诸

① 关于刘向卒年，《汉书·刘向传》说：刘向“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汉书·艺文志》说：“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由于时间不确切，后人提到刘向的卒年就有了争论，此从王重民说，见氏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
② 刘歆完成《七略》的时间，学界也有争论，此亦从王重民说，见氏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页。
③ 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至170页。

史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而讖纬即属于“专官典守”之类。

五、西汉讖纬书的收藏之所在太史不在秘书

汉代藏书之所,据刘歆《七略》记载:“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①而刘向、刘歆所校书的地点在天禄阁,所校的对象主要是的是秘书所藏,直接涉及事关“天人关系”的讖纬书的可能性比较小。俞正燮《纬书论》认为西汉时“纬在太史,不在秘书”,他对此有段较充分的论说:

然则《艺文志》著录不载纬者,何也?如汉律汉令在廷尉,则亦不载也。纬在太史,不在秘书。《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所职,《诗》、《书》百家杂烧之。”又云:“博士十七人,候星气者三百人。”盖博士与史官,官与书皆不相涉。司马迁《报任安书》言:“其先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汉旧仪》言:“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太史别有天人书。”《艺文》有《太一》以下及《海中占》,而无《甘石星经》。《甘石》书,《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皆引之,唐开元时犹存。又《汉志》:天文二十家,有《图书秘记》十七篇。盖采纬文、其它纬及甘、石不入志者,以在史官之故,且文字时时增续不定,非秘阁所讎校。

这些增续不定的篇章中有一部分就很可能是纬书。俞正燮认为到后汉时纬书始藏于秘府:

《后汉书·尹敏传》云:“帝令校图讖,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者。发,王莽时说符侯也。《苏竟传》云:“秘经文隐事朗。”《檀弓正义》引《郑志》云:“嫌引秘书也。”《隋·经籍志》有纬八十一种。《唐六典·秘书郎甲部》:“九曰图纬,以纪六经讖候。”注云:“《河图》等十三部,九十二卷。”知东汉至唐,皆在秘书,中更魏,隋焚纬,但焚民间传本。廷臣议礼,师儒说经,犹检纬。则《汉志》不载纬,无可疑也。^②

关于太史掌管讖纬符命之事,《汉书·王莽传》载王莽上书云:“甘忠可、夏贺良讖书藏兰台。”可为确证。而《后汉书·光武帝纪》的一段话可以作

为旁证:

(中元元年)是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群臣奏言:“地祇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祈,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笋绝,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可见,所有反映帝王符命之事,都要由太史来写定于书册。既然此事皆由太史掌管,那么所有的符命讖纬书也应当是由太史来管理、保存的。所以,讖纬书藏于太史。

也有古代学者曾提出了刘向、刘歆父子校录之书有限,讖纬书收藏之所不在其整理范围之内的观点。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指出“讖纬之书起于周秦六国,汉时所有而《七略》所无”,因为“《七略》惟录中秘书。自《温室》徙之天禄阁者乃得以论次之。若夫兰台、石室之储,故府录藏之籍,民间传习之本,博士章句之书,当时不胜枚举。故皆未尝遍及也。”^③

六、《汉志》中有类似讖纬的书籍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阴阳家”和“术数类”书中有的文字类似于讖纬佚文,可见当时流传的书籍中有讖纬书存在的可能。尽管《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明确的讖纬书,但对有些近似于讖纬的书,也有所著录。如“天文家”就有“《图书秘记》十七篇”。按前引《苏竟传》称呼讖纬书,一则曰“孔丘秘经”,一则曰“揆之图书”,还说“图讖之占”,这都是对讖纬书的称呼。因此所谓“图书秘记”中所记应当是讖纬天文占验一类文字。《汉书·艺文志》“天文家”所收书多天文占验之书,跟讖纬中之星占应无明显区别。如《唐开元占经》中,有的讖纬佚文与引《海中占》等书之星占佚文无大区别。如卷55《辰星犯牵牛》有如下2条:

《感精符》曰:辰星守牵牛,国以水为败,牺牲疫,牛多死。

《海中占》曰:辰星守牵牛,岁多水,民

① 《汉书·艺文志》“建藏书之策”下如淳注,见中华书局版《汉书》,第1702页。

② 上两段文字俱见俞正燮《癸巳类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3页。

③ 见开明书店1936年编印《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第1435页。

归兵陵，齐燕尤甚。

卷55《辰星犯虚》有如下4条：

《洛书》曰：辰星犯虚，大臣为谋主，有兵起，其国必败。

《洛书》曰：辰星入虚，有兵起。

《春秋纬》曰：辰星之虚，兵起，大水出。

《海中占》曰：辰星守虚，有兵灾，丁壮行徭，妻子独居，万室虚。一曰春旱、秋水，五谷不成。

由上比较可见，《海中占》的星占预测与纬书的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汉书·艺文志》中这样的星占书还有一些：

《金度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八篇。《汉五星彗客行事占验》八卷。《汉日旁气行事占验》三卷。《汉流星行事占验》八卷。《汉日旁气行占验》十三卷。《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

可见当时天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占星术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著作，纬书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有的天文家的目的在于“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而且班固还指出其利弊所在：“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谏不能听之王，此所以两有患也”。（《汉书·艺文志》）

又《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载《南公》三十一篇。云“六国时”。又《閼丘子》十三篇下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又《将巨子》五篇下注：“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可见，当时刘向、刘歆整理图书时，南公之书见在，为六国时人。《史记·项羽本纪》记其“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谶，应为南公见楚亡国后所作预言。《南公》与邹衍之书归于一类，皆属阴阳五行。《汉书·艺文志》“阴阳家”亦载“《邹子》四十九篇”和“《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此外还有“《黄帝泰素》二十篇”，班固自注：“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另外还有《杂阴阳》三十八篇，云不知作者，可能也是阴阳占验一类书籍。

而《汉书·艺文志》“五行家”有“《泰一阴阳》二十三卷。《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太元

阴阳》二十六卷。《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四时五行经》二十六卷”等书。序云：“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则“五行家”所记书亦与谶纬所记亦相类似。

从以上六个方面的讨论来看，刘向、刘歆直接著录谶纬书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笔者认为，是《七略》不著录谶纬书，从而最终造成了《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书的现状。

七、《汉志》难以著录西汉谶纬文献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至晚在西汉成帝时期，谶纬文献已经初步形成，这可以作为谶纬文献的第一个阶段。

此后，经历汉哀帝、平帝时期的发展，谶纬文献日渐繁多，从而有王莽执政时对谶纬的整理和篡汉后颁布《符命》四十二篇，这是谶纬文献形成的第二个阶段。

汉成帝以后，西汉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使自昭帝以来的“改制”、“再受命”之说甚嚣尘上，也刺激了谶纬的进一步造作。到平帝时，图谶之书已颇为繁多，以致于王莽整齐学术时连图谶也包括在内。《汉书·王莽传》载，平帝元始四年（4），“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可见，当时民间亦有其书，又有通其学者，这正与杨厚之先祖通图谶相合。而且，当时民间图谶书经历传承、造作，像经学著作一样，繁多杂乱，所以才有整理的必要。当然，在“整理”过程中，为王莽篡位摇旗呐喊的学者必然会把有利于王莽的符瑞、谶记一一收入，而其余的则会有所剔除。而王莽正式篡位后，即迫不及待地作成《符命》四十二篇。其中“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应十二”，“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龙见于成纪、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门梓柱生枝叶之属。符命言并石、金匮之属。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其文皆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其中还有总说，主旨是“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而新室之兴，“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汉书·王莽传》）等等。并于当年秋天派遣五威将军王奇等十二人颁布天下。显然王莽所颁布的，只是有利于自身统治的部分，至于有关汉王朝当再受命之类的说法，他是不会公布的。这应当是新莽时期的谶纬文

献。

王莽败亡，长安为兵火所毁，讖纬书也必然损失惨重。不过，一些学者在逃亡中携带了部分图书。光武定都洛阳后，学者也云集京师，丰富了东汉的藏书（《后汉书·儒林传》）。但当时群雄逐鹿，造作利用图讖者比比皆是，图讖之书更加杂乱，于是，自建武二年（26）起，光武帝即命薛汉、朱浮、尹敏等人校定图讖。在此期间，光武帝亲自认真监督，他甚至连尹敏增纂之处都能分辨出来（《后汉书·尹敏传》）。这项工作可能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建武三十二年（56）光武帝封禅文中又引《河图赤伏符》、《河图会昌符》、《河图合古篇》、《河图提刘予》、《雒书甄曜度》、《孝经钩命决》等篇，而后又云：“《河》、《雒》命后，经讖所传”，“皇帝唯慎《河图》、《雒

书》正文”，“建武元年已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皙”等，说明此前讖纬文献的整理工作已经完成，讖纬文献的主体八十一篇也已基本定型。光武帝泰山封禅之后随即改元中元，并“宣布图讖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正式确立了讖纬的官方文本与重要地位。这是讖纬文献形成的第三个阶段。

班固作《汉书》时代，也是讖纬兴盛时期，既有光武帝钦定讖纬文献在，又是与前代不同的，班固怎么可能会将有悖于时的讖纬书著之于录呢？因此，班固《汉志》不录讖纬书，是只能如此而别无选择的。

Why No *Chen-Wei* Documents in *HanShu*

LI Mei-xun

(Qi Lu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Shandong)

Abstract: *Chen-Wei* documents are not recoded in *HanShu's yiwen Records* although in which includes some contents similar to *Chen-Wei*. However, we can't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its existence before Emperor Ai and Emperor Ping in later Han Dynasty. Due to political reasons, neither LiuXiang nor LiuXin would compile *Chen-Wei* in *BieLu* or in *QiLue*. The reason why no *ChenWei* documents in *HanShu* is that the agency named Taishi took charge of *Chen-Wei* documents instead of Mishu in later Han Dynasty. In addition, before the birth of *Yiwen Records* in *HanShu* written by BanGu, Emperor Guangwu already authorized 81 *Chen-Wei* in public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hen-Wei* Documents published during later Han Dynasty and Xin Dynasty period, so BanGu can not compile other *Chenwei* documents in *HanShu*.

Key words: *Yiwen Records*（艺文志）; *HanShu*(汉书), *Chen-Wei* Documents（讖纬）

（责任编辑：刘兵）